

编者按

农业、农村工作和粮食安全始终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确立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新型职业农民怎么培育?这项重大而又相对陌生的教育事业,进展如何?今天,我们刊发此版,既呈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状,也希望广大读者对这一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教育透视

背景·数据

新型职业农民,怎么培育怎样成长

刘杰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让十几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放心,最根本的还要依靠农民,特别是要依靠新型职业农民。从2012年开始的历次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必然要担当这一历史重任,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涉农职教教育还是薄弱环节

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重大工程。

按照教育的有效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主要由教育部、农业部下属的涉农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各级农广校以及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等机构具体推动实施。到目前,我国基本构建起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工作机制和人才培养培训体系。但实事求是地说,涉农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仍然是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从农民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国农业劳动力中,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83%,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世界平均水平的1/2。由此可见我国农民文化素质难以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大任,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而作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力量和重要来源,2017年,我国高职、中职涉农专业毕业生数分别占全国毕业生总数的1.60%和4.58%,招生人数分别占全国招生总数的1.73%和3.24%,在校生人数也大致是这样的比例。从数据看,近些年涉农职业院校招生萎缩,传统种植专业多已停止招生。即便就读涉农专业,学生毕业后不是升学就是“跳农门”,回到农村务农的寥寥无几,农业后继乏人。

因此,跨部门合作,依托涉农行业部门、依托地方政府、依托涉农职业院校就成为必然选择。更需要我们联合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培养培训农业“后继者”和在农职业农民,以期尽快全面提升我国务农人员素质。这样,才有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足够的农业生产经营劳动力和技术技能人才。

国外职业农民教育经验可资借鉴

包括职业农民教育在内的国

外农业教育体系的形成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教育教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职业教育在农业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

在国外的农业教育体系中,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农业职业教育占据着重要位置。比如,法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从中等农业职业教育阶段开始,主要有农业职业高中、农业技术高中以及学徒培训中心三种。日本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教育体系,包括农业高校、农业短期大学、农林水产省农民学校、道府县农业职业学校、民间进修培训机构和就业准备校。

(二)农业教育和农业创业经费投入机制

英国的农民培训工作由农业部培训局、地方教育局和农学院合作进行,英国唯一能得到政府资助的产业培训就是农业,农民培训经费的70%由政府财政提供。英国还从法律上规定,对农民参加培训期间的工资和津贴给予补助;农场工人上课时间的工资由农业培训局的政府基金支付,农场主不用支付。

韩国在应对农民离农现象日渐突出的形势下,于1980年颁布了“营农后继者培养方案”,据此在10所农业高中增设自营农专业,对其提供优惠政策:专设培养基金,免试入学、增加奖学金、鼓励女生入学,提供涉农机械短期培训,向毕业生提供营农起步资金等。同时还颁布了“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基金法”,先投入395亿韩元作为基础基金,开始实施新一轮职业农民培训计划。

(三)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国家农民学历教育和培训快速发展,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美国农民学历教育转变为以高等教育为主,农业职业教育普遍实行弹性学制。学生完成学院规定的学分课程,即某一模块或教学单元的学习,考核合格,会获得相应的学分,并可自由选择转到其他相关学校相关专业学习。

德国201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69%的农业企业管理层接受过职业教育,其中具有农业高等教育学历的占10%,具有职业进修教育学历的占59%,具有中等职业教育学历的占31%,持有职业资格证书或师傅证书的人数达22%。

(四)非学历农业教育是农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除了学历教育外,农业推广和农业培训等非学历、非全日制教育也在农业教育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色列形成了以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为主,私营农业推广组织、农业专业协会和农业教育培训机构等相关组织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的非学历农业教育体系。日本农民群体的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日本农协(JA)在农民职业教育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农户进行生产技术、技能指导的“营农指导”业务是其主干业务之一。

20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农业劳动力总数大幅下降,大都从农业生产安全稳定出发,制定了粮食自给自足的保护政策,培育职业农民的政策;涉农教育和培训普遍得到高度重视和发展,尤其是高中阶段涉农职业教育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职业农民教育政策成功支撑了农业的持续现代化发展。

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新政策支撑

(一)启动“涉农职业教育工程”,加大对涉农职业院校的支持,多方合作,培养农业“后继者”

国家可以给予经费支持,通过实施前拉后推的政策鼓励适龄学生就读涉农专业,重点鼓励新型职业农民的子女就读涉农院校,在涉农院校开设“大国三农”思政课程,让涉农专业学生成为学农、爱农、为农的农业后继者。

用5年时间,教育部和农业部部门协同培养150万名中职毕业生,50万高职毕业生充实到农业一线(要求学生毕业后到农业生产一线工作3~5年)。并对中高职院校涉农专业学生除免学费外实行特殊奖励政策。

构建农业职教体系,优先扶持高水平农业高职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对于涉农院校办学、专业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和技术研发平台建设等给予普遍支持。

(二)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学历提升工程”,依靠地方政府,发挥涉农职业院校的作用,提升农业“从业者”受教育年限

可以以中央财政为主,依托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落实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对职业农民和务农者多种形式接受职业教育予以支持,特别是将新型职业农民接受中等、高等学历职业教育纳入国家助学和补贴政策范围。优先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50岁以下的职业农民通过“半农半读、弹性学制”等形式就读职业教育,有效提升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技能,有力提高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可选择一批重点县开展国家购买农民学习成果的公益性补偿制度试点。

(三)启动“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提升工程”,创新管理制度,建立农民学分银行,全面提升“务农者”的素质与技能水平

依托地方政府,充分调动职业院校、农广校、县级职教中心、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教育培养主

体机构的力量;广泛吸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源,制定合理的教育培养方案;积极推进农业职教教育和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工作的大联合、大协作、大发展,形成农科教结合的强合力,推动涉农培训工作取得整体最佳效益。

教育部门与涉农部门合作,优先购买务农者的学习成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以联合涉农部门组织学历认定,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实施,达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要求的学时数,可以为务农者发放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学历文凭。

(四)启动“智慧农民信息化工程”,用最先进的信息化手段教育农民等培养对象信息库和教学资源库的国家级平台,优先支持农业职业院校开展“互联网+农业”在线开放课程和数据库建设,搭建国家级教学资源开发应用平台,建立覆盖主要作物、主要农产品、农机装备等的国家级信息化教学资源库;优先开发基于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资源内容;力争用最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制作资源,实现共建、共享、共用,成群、成库地服务涉农学习群体。

(作者系教育部职成司一级调研员)

五个特点描摹新型职业农民

《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显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特点:

一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6年末,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达到1401万人,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量的4.46%,比2015年末增长10.15%。其中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总量达到1057万人,比2015年末增长9.46%。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

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发展质量显著提升。45岁及以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占54.3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型职业农民占30.34%,较以往均有所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年龄结构正在优化,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

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有效开展。“三位一体、三类协同、三级贯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基本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一主

多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得到巩固,“一点两线、全程分段、实训服务”的培育模式全面推行。

四是新型职业农民协会(组织)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6个省的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协会或联盟数量达到324个,这些协会占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各类组织总数的24.6%,49.69%的新型职业农民或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与农业企业建立联系,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化程度逐步提升。

五是新型职业农民作用发挥十分明显。68.79%的新型职业农民对周边农户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平均每个新型职业农民带动30户农民。他们大力推广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装备,积极创办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主动联系对接小农户,引领带动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已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突出亮点。

四大指数定位发展方向

《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主要由队伍发展、产业水平、政策环境和示范带动4个一级指标构成。分析结果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是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状况良好。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指数达到0.4435,在一级指标四个维度中,队伍发展指数达到0.1232,产业水平指数达到0.2071,政策环境指数达到0.0498,示范带动指数达到0.0633。

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地区间存在一定差距。首先是东部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程度较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指数前五个省份平均值为0.5223,后五个省份平均值为0.3583,二者之比为1.458。

三是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呈现出“五高”特点。即:来源多元化程度高,40.6%的新型职业

农民为务工返乡人员、退伍军人、科技研发推广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新生力量;规模化经营程度高,31.2%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土地经营规模超过100亩;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高,70%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实现了畜禽粪便、秸秆和农膜的资源化利用;互联网利用程度高,70%的新型职业农民通过手机进行农业生产销售;农业经营纯收入比较高,2017年27.7%的新型职业农民人均农业经营纯收入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四是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统计结果来看,仅有7.5%的新型职业农民获得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1.55%的新型职业农民获得了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认定,在有金融贷款需求的农民中,仅有12.3%的新型职业农民贷款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资格认定、学历教育、政策扶持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家之言

我当过将近十年农大校长,中国农业大学主要任务不是培养职业农民,但为职业农民服务始终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不当校长之后,我又兼任了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工作,这个协会主要职能就是怎么样构建产学研结合平台,让农业院校和科研院所专家教授们通过这个平台,为基层农村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职业农民服务。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其实这里面核心还是人才。而农村太需要人才了。农业产业兴旺,需要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包括农业职业经理人、新型职业农民。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对农民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村电商人才也会发展很快,环境治理人才、景观设计人才、文化传播人才、乡村管理人才,都需求旺盛。

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对农民需求不一样,未来,职业农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根据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不同,规模化大田种植业、设施园艺业、集约养殖业、特色种养业、休闲度假农业五个方面都需要职业农民,具体要求还不太一样。

人才从哪里来?首先,要从教育来。

近20年,我国农学类本科招生增长了一倍,从3万多人增加到7万人,专科类增长幅度更快,从不到2万人增加到6万人。绝对数量增加很快,但在本专科招生总量中的比重却在下降,20年前有3%~6%,现在只有1.7%左右,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我们每年需要增加200万以上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任务极其艰巨。

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大量需求,与现实的培养培训能力之间,还有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那么,最积极最有效的应对,应该更多来自政

职业首先要

柯炳生

心里话

我的老家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三省接合部——革命老区金寨县果子园乡白果树村。小时候,家里很穷,很早就放弃了学业,外出打工谋生,上了成人大专。2010年,我从一名技工成长为新时代的农民,组建了金寨县全林生态养鸡专业合作社。

2013年,为了做好金寨黑鸡销售,我和两个有共同理想的朋友与“互联网+”牵手,组建了金寨首家农产品电商平台——“三个农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后又发展了15家高速和城市直营店,开创了“基地+直销中心+电子商务”的农业产销生态循环模式。2016年,我们利用村里丰富的山泉水资源,成立了三个农民山泉水有限公司,村集体实现年分红100万元,常年就业20余人,其中贫困劳动力9人,2018年销售收入达3000万元。

创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自身不断发展探索的同时,我也不忘给自己“充电”,积极抓住省市组织的培训机会,先后前往凤阳、华西村等地参加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2017年参加了安徽省农委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经理人培训,三个农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被列为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几年来,共接待新型职业农民学员60期4500人次。

生逢盛世是吾辈的幸运,乡村振兴是我们的使命。新时代的农民应该有新的担当、新的作为,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筑造中国梦添砖加瓦。(作者系安徽省金寨县全林生态养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点亮乡村振兴的希望

王飞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我是地道农家家庭的儿子。1999年初中毕业后,我外出打工,由于没有专业技术,打工的收入也不高。2004年,我回到家乡种大棚蔬菜。2010年,取得了河南省农广校

中专毕业证和全国职业技能资格证书。2012年,我参加了夏邑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成为河南省首批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率先创办了家庭农场。

如今,在我的家庭农场里,春节有蔬菜上市,“五一”有杏,“六一”有葡萄、水蜜桃,“七一”有各种露天水果,“十一”有黄金梨、蜜枣上市,全年不断摘鲜果,天天有活干,月月有收入。

农场现有耕地150余亩,主要种植果树瓜菜,其中果树塑料大棚41个,亩平均效益3万元以上,最高达到5万元,2017年纯收入达到180万元。先后有来自省内外100余个参观团3万余人次到农场参观学习。

我本人也有幸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授课教师,近年来,先后为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班、青年农场主培训班等授课50余次。

我能走到今天,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得益于近几年来国家实施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得益于不认命、不服输。

乡村振兴战略将为我们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将继续做好家庭农场,带领更多农村青年、更多新型职业农民创业致富。

(作者系河南省夏邑县王飞家庭农场主)